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一

箭下

箭筒

步叉

橐鞬

射捍

彈

箭下

書曰惟筥箛箛

詩曰舍矢如破

禮曰若竹箭之有筠也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鷩尾鶻尾鶻箭十二枝

三箭畧記曰富平城孝明帝時改為厭次此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丈八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馬蒲似水楊而勁堪為

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
焦銅為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不時斂藏則鋒脹
沸爛須臾焦煎都盡惟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
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豬犬者無
他以其食糞故也焦銅者有聲以物打之徐聽其聲得
焦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

焦贛易林曰雙鳧俱飛以歸稻池經涉其澤為天所射
傷我胷臆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飲羽
異苑曰烏傷黃蔡義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
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大如斗引弩射之應弦而
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
一處名為竹落崗去先所二十許里有骨可長三丈餘
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
死於斯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
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伸連時覓汝今

始相得眠寤仍患腹疾而殞

又曰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
即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啣涕提所射箭增怪
而問焉女荅曰何用問為若是君許便以相還授矢而
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

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睚不建矢墜地而塵
不揚

又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法不教衛密將
矢以射蠅蠅嚙得鏃矢射衛衛繞樹而走矢亦繞樹而
射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即墨不下齊田
單以即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
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為書約之於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軍書泣三日乃自殺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為鐵室以備之

又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問之曰柰無箭何
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荻蒿枯楚廡
之其高至于犬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於是發而試之
堅則茵幹之勁不能過也君曰吾箭以足矣柰无金何
孟談曰董之治晉陽宮公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為柱質

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戰國策曰公宮之垣皆以荻稿其堅則菌落之勁不能過也落

路音

又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

嬉戲也

使養由

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

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

調調張也稽直也擁抱也

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與馬如膠漆手與箭如飛

虫誠宜寵異

亢倉子曰勾粵之幹鏃以精金鷲隼為之羽以之梧筮

則其與槁考朴也無擇

勾粵東粵幹妣幹也鷲隼雕鳥之類梧筮打擊也爾雅曰東南

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勾越之幹以精金為鏃以隼翎羽之打擊則同於槁科無擇猶無異也及夫

盪寇爭虔覲武決勝加之彊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

立敵矣

楚辭曰舉長矢兮射天狼

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春筍籥空流焦銅毒箭飛

鏃鳴鏃

子虛賦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
弓右夏服之勁箭

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
貌憾妻為之釋怨

吳都賦曰其竹則筭

音于君切

簞

音都郎切

籜

音吟

於

音於

桂箭射筍

抽梧有篁葉勞

音勞

有叢

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協并八

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戢

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援墮張空

箭筒

釋名曰箭筒受矢之器以皮曰箛謂柔服用之也織竹曰箙相迫箙之名也

說文曰箙同所以盛弩矢人所以負也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

周禮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獻夫服

服盛矢器也獸皮為之也

左傳曰公徒執冰而踞

杜預注曰冰箭筒蓋也

又曰晉楚戰楚熊負羈囚智瑩智莊子以其族反之

負羈

楚大夫也智瑩智莊子之子也

厨武子御

武子魏綺

下軍之士多從之

智莊子下

軍大夫故也

每射抽矢葢納諸厨子之房

抽擢也取好箭也房箭舍也

武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蒲楊邵可以為箭也

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云
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他鬼罵欲燒屋
張馳取還乃止

雜詩曰象弧雕服

竹譜曰射筒竹薄肌而長中着箭因以為名

步义

又音叙
與前同

釋名曰步义人所帶以箭义其中馬上曰鞬鞬建也弓
矢並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箠謂之步义

趙書曰石虎等破劉曜之後獲馬二百疋赤剡金銀步义弓鞬三十具

橐鞬

左傳曰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

君周旋

橐以受箭鞬以受弓

後漢書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

矢謂之服藏弓謂之鞬橐屬右曰鞬左氏傳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屐一獮皮鞋一琢菽金校步屐一金校豹皮鞋一

射捍

音汗

說文曰鞬射臂搯也

三禮弓矢圖曰搯者臂捍以朱帛為之謂之搯者所以遂弦也

括地圖曰羿年五歲父母與入山其母處之大樹下待蟬鳴還欲取之羣蟬俱鳴遂捐去羿為山間所養羿年

二十能習弓矢仰天歎曰我將射遠方矢至吾門止因
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經至羿門隨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脫捍而迎
之

魯連子曰弦鐔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刺僚王闔廬
乃成名焉

彈

廣雅釋器曰擘謂之彈

宋林曰彈行丸者又楛也楛使戰動棹彈也

桂苑曰彈行丸弓又作弓

開元文字曰引彈之謂行丸者也又彈楛也

說文曰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曰陳音對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

周禮曰凡甸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者

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

漢書曰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群輩殺吏受財報仇相
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
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張璠漢記曰班超使于寘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蒿矢彈
丸之用

魏書曰齊王芳為帝常喜以彈彈人

魏書傳曰曹爽兄弟歸家勅洛陽縣發民八百人使尉部圍爽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望視爽計窮愁悶持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行南行爽還聽事上矣

晉安帝紀曰瑯邪內史孫無終貪橫恣虐妓妾有忤意者輒彈其面

蕭子顯齊書曰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榮祖善彈彈鳥

毛盡而鳥不死每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
崔鴻西秦錄曰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為散騎常
侍從乞伏熾盤遊于後園霄觀彈鳥丸傷暮末母怒故
誅之

隋書曰長孫晟善彈有鳶羣飛上曰公為我取之晟十
發俱中並應而落賜賚極多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大夫曰有敢諫者
罪至死無赦孫叔敖進諫曰臣之園中有榆其上有蟬

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頭而啄音卓食之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榆下仰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貪前之利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虫衆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國不殆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日有十餘人皆逐之長安為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

異苑曰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樹
扶疎蔭瀆鳥常產育其上太原中陳郡謝慶執彈乘馬
激殺數頭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養
何故見侵經年而謝慶卒名渙靈運父也

幽明錄曰元嘉初散騎劉雋家在丹陽郡後常閑居而
天大驟雨見門前有三小兒皆可六七歲相牽狡獪而
並不沾濡雋疑非人俄見共爭一瓠壺子雋引彈彈之
正中壺霍然不見雋出人問前得一壺而泣曰此是小

兒物不知何由在此雋具說之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對驃騎難曰以珠彈不如溼丸各有所用也

莊子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貌相招也指彈而射之虞人

逐而訊之

以同為盜粟

又曰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右臂以為彈余因以求鴉炙

又曰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輕太玄經曰明珠彈於飛寅甘不復

潛夫論曰丁夫不傳犁鋤懷挾彈或取好土作彈賣之其彈外不可禦盜內不足禁魑鼠志彈鳥雀百發不得反一中無用而有害也

世說曰前輩人忌日不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

便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夢書曰夢持彈者得朋友

趙壹窮鳥賦曰有一窮鳥戢翼于野單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弓彀左飛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水乍火夏侯孝若繳彈賦曰張弱弓理繁繳望大羣以送丸審遣放而必獲

古樂府歌曰鳥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

子立用睢陽彈強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雙桐生空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浸其
根玄雲潤其柯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
秉丸彈是窠

桓玄南林彈詩散帶乘駟馬揮彈出長林歸翮赴舊栖
木末轉翔禽落羽尋絕響屢中輒應心

後漢李尤彈銘曰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為夫合竹
為樸漆篩膠治弗用筋鋌丸彈之利以弋鳧鷖晉靈驕

悖羣臣是彈樂其如躍觀其避九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離為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書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

西土之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紂戰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

孔安國曰
臣桓毛名

二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于南門之外

又曰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兗和古
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
戰屬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公曰備乃弓矢鍛乃

戈矛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與袂

毛萇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搗也袂及也音丁外

切

又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鑕

祖悶切

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

音隊鄭玄曰後月敬也二兵鍛鑄雖在下猶為首銳底曰鑄取其鑄也平底曰鍛取其鍛也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干盾也戈句序戰也干戈

萬舞禹舞象舞也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而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苞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

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又曰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郊祀

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玄曰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從尸車送迎之往來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

方良同良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故士戈楯

故士王族

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也

軍旅會同授二車戈楯建乘車戈楯

授旅賁及虎士戈楯

乘車王所乘車軍旅則草路會同則金路也

又曰車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也

車軫四尺

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爻長尋有

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爻四尺謂之

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則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又曰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

鄭玄曰戈今勾子戣也或者謂

之鷄鳴或謂之撫頸也

已倨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

內則不疾

鄭玄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謂胡微直而和多以勾人則不入已勾為胡曲多也以啄

人則創不決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曲於磬折則引之於胡並勾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而不疾

又曰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六寸艾長尋有四尺車戟

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鄭玄曰秘猶柄也八尺曰尋子倍尋曰常酋夷長短

名也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及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晉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
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
以為右

又曰魯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

殺之

春猶
街也

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

狄長
三犬

又曰晉敗齊於鞏項公既免求逢丑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

又曰晉楚戰於鄆陵范匄趨進

匄子

曰塞井夷竈陣於

軍中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

用衆公使清沸魍助之

沸魍嬰人也

抽戈結衽

衽裳也

而偽訟

者三却將謀於謝

謝講武堂也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

駒伯卻錡苦成叔却犇也

温季曰逃威也遂趨

却至未奉君命故意欲稟命今魚矯

等不以君命而

矯及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又曰晉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

厲公獻子所殺

公

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楊之巫

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

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

巫曰今茲主必

死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逞

又曰晉侯伐齊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

門中

又曰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

舍慶封子

盧蒲癸臣子

之子之舍也與王何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

寢戈親近兵代

也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也麻嬰為尸為祭尸也盧蒲

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

言其力多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

楚子南也

公子黑又使

強委禽焉

禽鳥也委禽納雁也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

自房觀之適子南氏子哲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衝交道也

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故傷

又曰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問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此何神也子產

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

又曰衛公孟縶狎齊豹

公孟靈公之凡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也

奪之司

寇與鄆惡公孟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

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

朝作亂公孟有事蓋獲之門外

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也

徐氏帷於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華濟御公

孟宗魯驟乘及閔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中

公孟肩殺之

又曰吳入郢楚昭王涉淮濟江入于夢中王寢盜攻之

以戈王王孫子由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靈姑浮以戈擊
闔閭傷將指

又曰齊人輸晉范氏粟鄭之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
趙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後
伐之鄭師大敗

又曰齊簡公即位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請遷寢

從公

使居正寢

公執戈將擊之

疑其欲作亂也

太史餘曰非不利也將除

害也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

荀瑤智伯也

鄭駟弘請救于齊

弘駟穀子

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

製雨衣也

立于阪

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

畏其得衆心也

曰我卜

伐鄭不卜敵齊

又曰衛良夫與太子蒯聵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適

伯姬氏既入孔伯姬仗戈而先太子與五人分輿殺從

之

分被厚也

迫叔悝於厠強盟之

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漢書曰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

而上議曰今鼎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孟康曰尸

主也官此拘邑賜爾鸞旂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竊以

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歸義侯嚴為戈

船將軍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為歸義侯越人于水中竊負人之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為

名也下離水

晉書曰賈充傳云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關將軍散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今日之事當如何充謂曰公養汝等正擬今日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長平之戰劉聰馬中矢幾為晉軍所獲景年以身蔽聰揮戈前戰以功封梁鄒侯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羊羹不徧司馬子期怒而

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隨
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當餓
將死君下壺飧以食臣之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
仰天嘆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食得士二人
國語曰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
未敢忘寡人之衆能合不能離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
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莊子曰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子路佷然

執戈而舞

韓子曰勾踐入官於吳執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

於姑蘇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遠立

郭遠立天石不及也

又

居於屏蔽犀櫓之下投枹而嘆

投棄也

曰嗚呼士之邀

音速

弊盡一若此乎

邀猶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乎

行人燭過免

胄橫戈而進曰亦由君不能耳士又何弊盡之有簡子

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

矢箭也石弩也

一鼓而畢

乘之

畢盡也
乘凌也

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

燭過之一言

淮南子曰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匝矣陽虎將舉劔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陽虎左持劔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陽虎既出顧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魯君聞陽虎失怒所出之門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也所謂害之而反利之

者也

又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授戈而搗日日反三

舍

魯陽楚人也文之孫司馬期之子所謂魯王文子也楚借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曰魯陽公今南陽

魯是也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桓寬鹽鐵論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國

之康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
未息

張隱文士傳摯虞答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弓彤戈之錫
銘之彝器貺之後昆曠世歷代以為賓榮豈無其物貴
殊品也

抱朴子曰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語者吾未
見其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馮婦不奮

戈

山海經曰崑崙墟北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干寶搜神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高子高化為白
蜺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
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須臾而化
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而去

梅陶在湓口與三公書蘇峻勇而無諒兵家所常弊也
長廣人釋鋤犁執干戈何知戰法

文選曰戈鋌彗雲

又曰戈矛若林

離騷曰揮吳天戈號被犀甲車錯轂號短兵接

繁欽述征賦曰時三日之暮春逼干戈之急難

王粲從軍詩曰樓船凌洪波尋戈刺羣虜

高貴鄉公詩曰干戈隨風靡武騎應鴈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懷勇毅勒馬於中原干戈森若

林長劔奮無前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長七尺四寸矣未
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或編荆為矛執荻
為戈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荀道雍猛虎行曰詰朝彈竹冠荷戈翦荒要應貞華覽
曰萬夫決拾武夫齊足乘夷長森分行別屬弓不虛彎
戈不苟撲

傅毅西征頌曰愠昆夷之匪協咸矯矯于戎事干戈動而
復戢天將祚而隆化

崔駟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
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剋

張協七命曰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天巢俯彈地穴
孔欣七誨曰攜同好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戈綠山結網
參雲張羅

殷融義曰自綏多難國度屢空匹夫有重繭之勞武士
有執戈之勲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三

戟上

釋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勾矛戟也戈過也所刺則決過所勾引制之不得過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

持摘之戟也說文曰戈平頭戟也從弋一橫之象形也
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鑊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謂之子郭璞曰取名于鈎子也凡戟而無刃秦晉之

間謂之鈔或謂之鑊音寅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

間謂其大者曰鏐胡鏐木干切其曲者謂之鈎鈔鏐胡即今鷄鳴

向子戟也南楚宛郢謂之偃戟其柄自闕而西謂之秘音祕或

謂之艾音殊

廣雅曰偃謂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將

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周禮曰舍為壇壝

音遺

宮棘門

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為門也

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

車考叔挾輈以走

輈車轆也

子都拔棘以逐之

棘戟也

及大逵

不及子都怒

都闕字也

又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尸陳也子者戟

然則楚始如此
參用戟為陳也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禦之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

狂狡宋大夫輅

也迎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夫禮違命宜其為擒也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遂跣以下公嗾獒逐

焉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

也

又曰諸侯伐偃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為櫓

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

又曰欒氏乘公門范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

劔以帥卒

用劔短兵接
欲致死也

欒氏退攝軍從之遇欒樂

欒族

也

樂射之不中又注

注屬矢
於弦

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

之斷肘而死

周書曰年飢上用與曲輶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鳥

史記曰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毛遂按劔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楚

霸王之資也

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應劭曰樓煩今樓煩

縣是也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

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
還入壁不復敢出

又曰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
持戟百萬懸南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非親子弟莫可
使至齊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
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殿下何為者不得入

又曰漢七年長樂宮成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
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駕

又曰息夫躬云諸曹以下僕_{音速}不足數卒有強弩圍

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又曰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
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

又曰灌夫字仲儒父孟死吳軍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曰揚雄位不過執戟

又曰八月飲疇行祠孝昭廟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祛服入廟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

後漢書曰光武署鈇期為賊曹掾上畧地向北期從狗
薊時王郎檄書到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
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嗔目大呼左右

曰趣

周禮隸僕掌趣宮中之事鄭衆曰止
行清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趣與蹕同衆皆披靡

東觀漢記曰吳漢與蘇茂周建戰漢躬披甲持戟告令
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
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囂遣馬援奏課京師因曰臣與公孫

述同縣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陞戟乃見臣今臣遠從
異方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上大
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為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
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說之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
其辭

又曰楊政字子行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為太常
丞為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

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
不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脅前廷政涕泣求哀上即尺一
出升

又曰孫程與王康等斬江京等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
閻顯弟景為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
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鎮不中鎮劔擊景墮
車左右以戟叉其脅禽之送廷尉

謝承後漢書曰彭循字子陽太守祕君聞循義勇多謀

請循以守吳令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戟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司馬彪續漢書曰楊仁字文義巴郡人顯字特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明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上知其忠愈善之

張溼漢南記曰陳蕃等欲除諸黃門謀泄閭寺之黨於宮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寓以戟

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謀已常以呂布自衛嘗失意拔手戟

擲布布拳截之由是陰怨卓

英雄記又載呂布請董卓常拔戟擲之言布亂其

私室

又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呂

布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布謂靈等曰布性不憚

合鬪但憚解鬪耳布令門侯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

諸軍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

關布舉弓射戟正中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歡會然後各罷

又曰張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典韋以長戟左

右擊之一叉輒十餘鈔

音矛

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

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戟擊殺之餘賊不

敢前

又曰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

士有典軍持一雙戟八十斤

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西相持太祖募隱陳典韋先占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反急韋左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

魚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俠為人報讎白堊

鳥角

切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絹巾

單衣折節學問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作鼓吹

導引歸家

又曰太史慈劉繇使循騎卒遇孫策慈便前鬪政與對策刺慈馬以攬慈項上手虎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孫權乘馬射虎虔亭

虔撫陵切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

戟虎遂却

又曰孫綝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瑯邪王休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為戲具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常於呂蒙舍會酒
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
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

張勃能錄曰嚴白虎使弟輿諧長沙桓王請和許之輿
請與王獨會面約既會王引白削斫席輿體動王知其
無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兩鑲音是謂閑木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也

常據華陽國志曰荆卽記公孫述曰昔漢祖敗而復征

故能禽秦亡楚以弱為強況今地方數千杖戟百萬
晉書曰賈后字南風初為太子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
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廢之

又曰楊駿字文長為賈后所誅初溫縣有人如狂造書
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
府以戟為衛至兵入駿府逃于馬廐以戟殺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
在前

王隱書曰上聞賈后酷虐以戟摘諸孕子者皆墮已治室金墉城尋當廢之趙粲救於內荀勗救於外故不濟焉

又曰祖逖軍大飢進據食大邱城樊雅遣六十餘人入逖營拔戟楯大呼向逖逖軍人夜不知何賊多少皆欲散走

崔鴻前趙錄曰杜育字子光濮陽人少為賊其母每怒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

他人斫頭魯為賊圍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出

又曰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
觀者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
雙刃矛右執鈎戟斬鮮卑三百餘級

齊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際得瑞鞞設合
戟三杖旁有古字

隋書曰柳彧為屯田侍郎因讓弗許時制三品以上門

皆列戟僕射高頰子宏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禦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
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
頰聞而歎伏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頰回侍側
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頰回曰回願得明
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
不設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

千載無戰鬪之患夫子慄然曰美哉德也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樂資春秋後傳曰聶政拔劍至韓韓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陞刺殺俠累

戰國策曰蘇秦說惠王曰徒手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

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守迫則杖戟相撞

又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英雄記曰呂布使陳登往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凡吾所求無獲但為卿父子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

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止

王隆漢官解詁曰衛尉宮闕周廬殿掖屯陳夾道
當兵交戟

應劭漢官儀曰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家合領主自有
官置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

東方朔傳曰武帝坐未央殿天雨新止朔執戟在殿
陛遙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栢樹上有鵲立
枯枝上東向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

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傾背風則麗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鳴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澁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賜帛十疋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栢梁臺呂羣臣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衛尉交戟禁不時

陳壽益部耆舊傳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謡曰弃若戟弃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濟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

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打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賾之亂衛人孟厲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讎厲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厲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東列崇福門門各羗楯十幡鷄鳴戟十張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四

戟下

及

矛

戟下

孟子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世說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

出一

郭頌

世語

孫盛異同難語曰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于庭前踰垣而出材力絕人莫之能害

于寶搜神記曰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視二翁形狀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翁欲走寬

呵格之化為巨蛇

又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于鄴內外陳兵是夜戟
鋒皆有火遙望如懸燭就則無焉

三十國春秋亦載

劉敬叔異苑曰彭城劉黃雅以太元中為京口府佐被
使還都路經行里亭多虎劉極自防衛牛馬繫于戶前
以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跨越人畜
獨取劉而去

劉義慶幽明錄曰項縣姚牛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

常賣衣服市刀戟圖欲報讎後在縣門前相遇手刃之於衆中

東陽無疑齋諧記曰東陽郡朱子之有一鬼恒來其家子之兒病心痛鬼曰待我為汝尋方云燒虎尻飲即差汝覓大戟與我我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與鬼鬼持戟去須臾還放戟中庭擲虎尻着地猶尚暖

東哲發蒙記曰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則百人仆唯畏鈎戟

顧愷啓蒙記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處風土記曰戟長一丈三尺奮揚俯仰乍跪乍立兼五兵而能乃謂名人

又曰教學講武戒遠慮戎首玄戈奮長雄迎來送往斫

截橫從扶強顛弱唯敵所從

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招搖之內貫索之外獨星也

戟為五兵雄蓋取威會振也尤國戰法先小剛動之陵上擲逆下收功於中國在首領之間來迎去送順而下也
植則虎龍交互神變無常去者厚餞來者不攘

言用雙戟

之法交戟相向左手為龍右手為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回風敵若孤勝攝戟徐反可謂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蓋其進足奮手欲及機也如敵來輜去疾進而送之來重進疾開而待之

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西南三千里有驃國以金為刀戟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又曰倚鋒據戟傷我膏臆

春秋考異郵曰劉子單子挾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

朝國有三王天下兩生周分為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長戟拔於後

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孤之山發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孤之戟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立於門曰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釀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鋪薦蓆陳簋盞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鋪薦

蕭陳蓋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又曰崔杼殺莊公盟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孫卿子曰雖有戈矛之戟不如恭儉之利與人善言煖於
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孤父戈以鑄牛愚莫甚焉

錫徐
玉切

史曰鉏耨棘矜非銖音淡於句戟長鋏也

如淳曰長刃矛也又曰刃下

有鐵上
句曲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尉繚子曰夫殺之五十步之內者誰也曰矛戟也

韓子曰譬如劔戟愚人行忿則禍生聖人誅暴則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

兵戟

高誘曰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
虎會獨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坂會獨不推車而侮
其上者其罪何若會曰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對曰身死妻子又死謂
之死而又死

又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敢言歸者死顏斮諫曰君樂治海上不樂治國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出樂海也公據戟將斫之斮撫衣而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奚不斫臣以參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歸

抱朴子曰太阿臨項長戟指心而操不可奪也

又曰拙者得工輸之斤斧不能以成雲梯怯者得馮婦之刀戟不能以擒兕虎

蔣子曰士有一餐而倒戟義所驅也

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并

又曰郡國募將士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司馬相如上林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干將韓王

劍師雄戟干將所造也

左思吳都賦曰吳鈎越棘

楚鐵利故稱越棘也

又曰羽旄揚旌雄戟耀鉞

繁欽撰征賦曰左倚雄戟右攢干將

兩都賦曰郎將司階虎戟交鍛

音殺

又曰周蘆千列陞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失輒簡選其差可者
奉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孫盛奏事曰諸違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以上一
張戟十枚以上皆棄市

張載劔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趨趨

難行貌也

李尤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秉執操持邪暴是防
須臾之分終日為殃山陸之禍起於豪芒

張協手戟銘曰鍔鍔雄戟精金練鋼名配越棘用過干
將嚴鋒勁校摘鏑耀芒

魏文帝書曰漢中地形實為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張魯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掉戟千人不得進而
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網罟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
其易

應瑒表曰長戟百萬胡馬千羣

應真華覽曰強弩連城長戟指塞

傅玄朝會賦曰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擯

摻 上音寅 下音參

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

不用弓戟之兵鉏耰音優白挺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

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及

釋名曰戈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

撞

直降切

桎

步降切

於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曰戈以杖殊人也禮戈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

於車

又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

五兵長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

凡五兵

常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代遞則久皆戰則疆

淮南子曰武王執戈杖鉞以勝殷措笏杖戈以臨朝

魏文帝詩曰行行遊且獵且獵路南隅彎我烏號弓騁

我織驪駒走者貫鋒鏑伏者驚戈爰白日未及移手獲
三十餘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畢罕橫厲奮干爰而稍繫馳鷹犬以搏噬
夏侯湛獵兔賦曰擬以銳爰規以良弓覩豪末而放鏃
兮殪之于田中

左思吳都賦曰干鹵爰鋌腸夷勃盧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吳舟浮三翼弓矛有恒
用矛鋌元覽息

太公六韜曰方凸支鐵多柄長三丈以上三百枝

矛

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鑕

征問反

鑕入地也

松櫝長三丈其矜宜輕以松作之櫝速也前刺之言也
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使殺也

又曰繳艾繳也可以繳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為三叉
言以討仇敵之矛也矛戟戟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
而云夷者言可夷滅敵也亦車上所持也殺矛長九尺

殺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鏃音施或謂之鏃音恣或謂之鋌

其柄謂之矜

又矛音敵

細如鶴脰者謂之鶴膝

世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跌踰

書曰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又曰門之內一人冕執銳

銳矛也

立于階側

周成王崩士衛與也

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

芟云清者高克所軍之邑也駟介四馬也

二矛重

英河上乎翺翔

重英矛之象也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芟云二矛酋矛

芟矛也

又曰公

音求

矛鍤鏃

三隅矛也

蒙伐有苑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鏃後其刃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史記曰武王牧野誓曰立爾矛

漢書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氣也

魏志曰公孫瓚手執兩頭矛殺鮮卑數十人

魏書曰議者多言關中兵強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曹公謂諸將戰在我非在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可以刺諸君但觀之

魏畧曰閻行金城人後名鮑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

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
行嘗刺超矛折因以矛撾超幾殺之

吳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騎
與虞翻相隨翻喜用矛謂在前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
卿無馬柰何答曰翻能步日行三百里

三國異同傳曰公孫瓚為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
出行塞卒遇鮮卑百騎以矛擊殺傷數十人鮮卑由是
畏之

蜀志曰先主為曹公所逐棄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無敢進者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裒于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

虞乃有着中戰衣木履持長矛者此為兒戲而無相彈
懾也

趙書曰趙討陳安於隴城城陷安死乃謠曰隴上健兒
曰陳安愛養將士同心肝駿驄馬鐵鏤鞍丈八蛇矛左
右盤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十萬騎修修戰始三交失
地矛十騎俱蕩九騎留

吳越春秋曰越以屈盧之矛

越絕書曰勃山之矛

步光之劍獻吳王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縮矛殺百步之外

者千人

韓子曰人有鬻矛楯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
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
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劉向說苑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宮婢妾荷綺
縠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缶
自恣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
自決謂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人曰戟亦兵也
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高唐
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
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宜无責乎阿
餘子曰嘻還反戰死之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討逆使慈着馬前欲手刺殺
之討逆着鞭驅馬操矛逐慈慈着木履策杖徐步終不

能及乃止

列女傳曰巴趙娥者趙萬之妻羣縣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為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劫略乃以身赴輒貫心達背而死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為堅形以刃矛斫刺呪令斃堅尋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殞

夢書曰矛戟為相待其早晚也夢得矛戟者憂相勅也

持矛待交友見人持矛待於已也持矛來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詩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在西門遙望秦氏廬秦
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女休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
白陽刀右執宛景矛

張真與崔子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
殺羊矛如錐鐵楯如榆葉

諸葛亮集曰勅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矛以給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五

槩

槍

鋌

鈎鑲

槩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晉書曰劉邁毅之兄也邁字伯群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

齊書曰長沙王晃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葉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技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

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常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嘆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從太祖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寧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壯士也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擒獲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

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不敢前進裕遺栗磾
書遠引孫權求討西蜀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
麾下栗磾以狀表聞太宗許之因授黑稍將軍栗磾好
持黑稍以自標衛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號累遷豫州刺
史

續晉陽秋曰太尉伐羗於濟口入河索虜遣將鵝青步
騎十萬於河北聲云救羗太尉遣隊主丁旡以車百乘
屯北岸為却月陣相去一步軍置七人授以長白牂麋

駝音
餌

三國典畧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見太子詹事周捨捨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文育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

又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遊苑時少府啓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命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梁主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又曰北齊安州刺史盧胄入海島得一人脰可長二丈
以為稍獻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胄未幾
遇疾痛聲聞外巫言海神為祟因此而卒

鄴城故事曰紫陌浮橋在城西北五里案鄴中記云趙
王虎時於此濟置紫陌宮暨齊時因脩為濟口帝巡幸
又向并州百官相餞莫不至此而訣別迄今猶以為渡
口

齊文宣時西巡百官辭於紫陌使弭騎圍之曰我舉鞭

一時刺殺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黃門侍郎連子暢
進曰陛下如此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須殺
乃命解圍

又曰北齊文宣於臺上以稍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死
靈鬼志曰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甚壯健
常乘一赤馬雋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
所向披靡關西為之歌曰隴上健兒字陳安頭小面狹
腹中寬丈八長槩左右盤

語林曰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
上馬持稍數迴或向劉或擬殷意氣始得雄王傅玄歌
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
貊

梁簡文帝馬槩譜序曰馬槩為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
稍已成藝鄧蔗縈魏后之庭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
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
至如春亭落景秋臯晚淨青霜旦盡密雨初晴纖驪沃

若天馬平馳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錢而息影
不畏衣香雕衢與白刃爭暉翠眊與紅塵俱動足使武
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檝越女踟躕
無假如梟之箭

槍

風俗通曰刻葦傷盜為槍

宋元嘉起居注曰謝靈運自理文云及經山陰防禦彰
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唐書曰鄆國公羅士信容貌短小而驍勇絕倫隋末賊起士信始年十四為通守張須陁執衣遇程讓來寇士信請自効須陁小之曰汝形容未勝衣甲何可入陣士信怒重着二甲左右雙鞬躍而上馬須陀壯之遂將其衆擊賊于灑水之上陣纔列士信執長槍立於馬上馳

至賊所刺倒數人斬一人首擲於空中用槍承之戴以
略陣賊衆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弃策馳馬為十下而
還須陀因而奮擊兵始接賊師大潰士信遂北每殺一
人輒劓其鼻而懷之每歸而數其鼻以表殺賊之多少
也須陀大悅之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居前士信為副賊
無敢當者

又曰太宗每當大陣望賊中驍將銳士炫曜人馬出入
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秦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

負槍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恒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傷惜久之贈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為別將時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逆擊

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
由是知名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將軍仍充隴右節度
使副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歲候麥
秋即大掠積石軍前後不能禦至是翰使將王難得楊
景輝等潛領兵候蕃至設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騎既至
放馬脫甲翰以城中率驍勇合伏兵馳擊之殺畧盡百
餘騎奔突得走王難得追擊之疋馬不還翰常逐馬驚
墜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擬槍力刺之翰大叫之賊

驚駭俱廢失槍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過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率以為常

又曰王難得有膽力善騎射天寶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軍難得以騎將為軍鋒贊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趨悍乘諳真馬寶鈿裝鞍軍前求較鬪者難得橫槍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其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

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琅支都狀壯之衣以錦袍拜左金吾衛羽林將軍

五代晉史曰梁將有王彥章者勇力過人常執鐵槍重百斤所向辟易莊宗畏之

鉞

釋名曰鉞延也達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音或謂之

鉞

漢書曰鉞殺吳王也

其柄謂之鈐

東都賦曰戈鋌彗雲

注鋌小矛也

鈎鑲

音攘又音襄又音壞戎器也

釋名曰鈎鑲兩頭曰鈎中央曰鑲或推鈎推鑲或鈎引用之宜也

東觀漢記曰詔令賜鄧遵金螭尤辟兵鈎一

又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氣掘之得玉玦各有鈎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鏤

漢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官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冠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着鈎帶入房

梁書曰吉士瞻初為荊府城局參軍浚池得一金革帶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子女竊以與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列仙傳曰鈞弋夫人姓趙病臥左手拳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夫人武帝發手得玉鈞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殞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記曰藏鈞因鈞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應圖曰湯都于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鈞入湯庭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之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則不知鳩之所在

而得一金帶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
偶貨財萬倍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婢乃
竊鉤以與蜀客張氏失鉤漸漸耗而蜀客數罹難厄不
為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鉤反張
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

陳留風俗傳曰浚儀周時梁伯所居國都多池沼時池
中出神帶鉤到今其民象而作之號曰大梁氏鉤焉

吳越春秋曰闔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

而有人貪賞之重也殺其兩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
之闔閭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為鉤者多而子獨求賞何
以異於衆人之鉤乎作者曰吾之作鉤也貪王之賞殺
吾二子以成兩鉤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時王鉤甚衆形
體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
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
飛著於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夢書曰夢得鉤帶受約束也鉤帶著身約勒已也持鉤

帶脫事決已也

莊子曰曲者中鈎

吳都賦曰貝鈎越棘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鈎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賤物

魏文帝答昭烈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鈎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貴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苟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四